



論語古義

一齋點九
四

論語古義

經
七十
四

口 12
898
4



東京大學大久保
餘丁町百拾壹番地
坪内雄藏



論語
卷 4
898

論語古義卷之八

望而大其河問辨為日東 洛陽伊藤維楨述

不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 陳謂軍師行列之法 孔子對曰俎豆之事

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俎豆禮器軍旅

之事夫子非不知也特非所以為訓故曰未之學也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孔子去衛適陳糧絕從者困病莫能興 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

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濫溢也言富貴在天故君子固有時而窮然不

若小人窮則放濫為非也

或曰在春秋戰國之時軍旅之事宜在所先而俎豆之事疑若不急者殊不知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有夫天叙天秩者實維持之也苟以禮讓為國則孝順和睦之風興君民上下之情親協力一心尊君親上其強孰禦焉不然三綱淪九法斃人有離心國誰與立軍旅雖精果何所用哉故曰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言王道易易也靈公得夫子之大聖而失其所問惜哉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子貢嘗務多識而未知其

要故夫子問以發之對曰然非與子貢因夫子之問而略悟其非也曰非也予

一以貫之說見第一四篇

夫子之學極其廣大猶天地之包含萬物而無所不在也豈多學而識之者乎哉蓋一與多學正相反一則得二三則失一則成二三則敗故為學者不馳旁蹊不求多岐一而又一至於至一之地焉則五常百行禮樂文章合湊會歸不須外求斯之謂一以貫之與夫多學而識之者不啻霄壤矣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此亦夫子呼子路之名而謂其知德之難以歎學者之不能自勉

也
夫子嘗歎好德不如好色凡事知其為美則必好
之人苟知德之為美如口之於芻豢則夫誰不好
其不知好者皆不知德故也

論曰古人以德行為學問外德行別無所謂學
問者故學問成則德自立身自脩而措之家國
天下亦無難焉後世以德行為德行以學問為
學問而不知以德行為學問故有志於修身則
以力把捉有意於經世則以法維持而其少有

其知者亦專務依倣假借而不免於德愈荒也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

而已矣

無為而治者言無所作為而自
致治本也恭己南面人君之象

此夫子贊舜之德獨度越于群聖人也夫聖堯舜
為盛若堯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固不待贊焉舜則
納賓巡狩封山濬川亦多事矣然不見其有為之
迹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
是也所以獨稱舜為無為而治也

子張問行

子張憂事多沮滯
不知己意故問行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

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無禮義之國
二千五百家為州州里謂邑之鄉里立則見其參於

前也在興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此勉為忠信篤敬之無間
斷也朱氏曰參讀如母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
衡軌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
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
可得然後蠻貊可行也子張書諸紳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忍也

學問之要在乎專與熟不專則無功不熟則無驗

凡有志於道者孰不知忠信篤敬之為美然未見

其功驗如此者不專不熟故也其必用志之專用

力之熟而後見其參于前倚于衡而其行沛然孰

能禦焉子張問行又猶問達之意皆學問之難事

故夫子之所答丁寧反復不厭其言之繁學者不

可不熟察而深體焉

論曰忠信學問之本篤敬學問之地始終全體

盡之矣後世儒者以為忠信篤敬是日用常行

之務非窮遠極高之論而別立一般宗旨殊不

知道者實理也學者實務也豈外忠信篤敬而

別有所謂高遠者哉故知道者其言近而實故

用之而愈不竭不知道者其言遠而虛故無益
於日用離忠信篤敬而言道者非知道者也但
要忠信者必流於硜硜務篤敬者必陷於把捉
此亦學者之所當慮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史官名魚
衛太夫名

鮒如矢
言直也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

而懷之

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
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也

此言二子皆衛賢臣而其行自不同也若子魚能
伸而不能屈知正己而不知成物惟可謂之直伯

玉因時屈伸卷舒隨宜可以成己可以成物故謂
之君子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
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失人則善不周矣失言則道必瀆矣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志士
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
也求生謂求生路也

志士其志有所不為仁人其德足以成物其德雖
不同而其於仁也一也生平以之歿乎以之君子

違仁惡乎成名志士之所期仁人之所立大矣哉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

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為猶助也猶為衛君之為大夫

從政故以其才而言士未與政故以其德而言

工不利其器則其事不善人無賢師友則其德不

成薰陶漸磨之益可謂甚大所謂魯無君子者斯

為取斯是也管子亦曰以友輔仁蓋言不可不以

賢友為助也

顏淵問為邦為者創為之謂創造紀綱法度也周禮冢宰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是也與問

治國自異也子曰行夏之時特謂春夏秋冬周以斗柄初昏建子之月為歲首殷以建丑之月為歲首夏以建寅之月為歲首然春者蠢蠢然物且發生故唯夏之正為得天時之正也

殷之輅殷輅木輅也儉素渾堅而等威易辨是以質為尚服周之冕冕禮冠周冕華

而有飾蓋其為物小而加樂則韶舞韶舜之樂取其於眾體之上故以文為尚盡善盡美上文

既損益三代之禮而論之故此特舉舜之樂而示之顏子王佐之材故以治天下之法告之也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死鄭聲鄭國之音佞人辨給能危人國故放而遠之

治天下以仁為本而夫子告顏子特以四代之禮

樂者何哉蓋因其問為邦故折衷四代之制以示

論語古義

卷之六

之此其所以異也夫法必有弊道則無弊先王之制雖因時勢順民心而立之然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夫子於是就四代之制各舉其一事以示其梗槩蓋行夏之時取其正也乘殷之輅貴其質也服周之冕從其文也樂則韶舞者尚美善之極也放鄭聲遠佞人者防害治之本也所謂萬世不易之常道兼文質存法戒治天下之道盡矣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慮不及久遠之外則憂必起於至近之地家國天

下莫不皆然此言甚近然從之則吉違之必凶神

明所不如著蔡所不及其可不謹畏佩服也哉○

宋李文靖公治居第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

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輔廳事誠隘為

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此亦可謂遠慮之一事

矣而創自高文公曰隘隘其罪之大也然文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重出之義見前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

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蓋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于朝

薦賢舉能居位者之任也若不知其賢而不舉之則固不稱其職況知而不舉之則猶盜竊非其有者而陰自有之故曰竊位甚言其罪之大也後之在位者宜監於此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自治厚而責人薄者仁者之用心何往而有怨哉小人反此蓋遠怨者德之符多怨者讎之招故君子謹焉○昔宋呂祖謙性太褊急適讀論語至此

大旨感悟後來一向寬厚和易也可謂善讀論語者矣

子曰不知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朱氏

日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詞也

慮事欲審操心欲危苟不如此則其非妄則必不智也

子曰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小慧私智也難

矣哉言其難以入德也

此言燕朋之害也群居終日則徒曠時日本無肆

論語精義卷之八
業之務言不及義則游談無根奸行小慧則機心
日熟放辟邪侈無所不至乃衆惡之所由而生可
不戒乎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君子哉

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為質幹然發強剛毅之氣多
而寬裕溫柔之意少故行之必以節文出之必以
退遜成之必在誠實而後為君子也

大論曰聖門以仁義並稱而仁為大焉而此曰義

以為質者何也蓋義者聖人之大用萬事之所
以得其理而人道之別於禽獸也有時而重於
仁故曰義以為上又曰義之與比若夫佛老之
徒所以差道者不知義之至重故也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此聖門之家法學者之所當務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張氏栻曰此勉人及時進脩也有是實則有是名
名者所以命其實也終其身而無實之可名君子

疾之非疾其無名也疾其無實也

子曰君子求諸已小人求諸人

此亦孔子之家法中庸云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古之君子其自修如此故德日修而家邦無怨○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己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已而已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

矜以持已曰矜和以處眾曰群

君子道德自持非立異以為高故矜而不爭物我于一視非苟同以徇俗故群而不黨小人惟知有己而已豈能不爭惟知有勢利而已豈能不黨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以言舉人則恐得小人以人廢言則恐遺善言不以言舉人智也不以人廢言仁也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

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夫子既以恕答子貢而又以行恕之要生之

夫人之惡易見而人之憂難察處已則寬而待人必刻此人之通患也故以恕為心則不濫咎人而能宥過救難其效有不可勝言者矣故曰可以終身行之子貢嘗問一貫之旨而未知其方故問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而夫子答之曰其恕乎猶曾子答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之意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言吾之於人初無愛憎何所毀譽但所稱譽者乃有所試而然不虛譽而已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斯民者今此之人也言三代之盛直道行于天下而美刺

褒貶無所諱避者亦斯民而已是吾之所以於當世之人不輕絕之也

此言古今之人不甚相遠也蓋道無古今之異故人亦無古今之別今斯民即三代之時所以直道而行之民其性初無以異也而不識道者必以不善視當世之人其至於經天下則必欲盡變一世之人而徑為三代之士豈有斯理乎哉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湯武不易其民而天下自治亦何濫嫉之故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

夫知不足其久而天不自命也

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

亡矣夫倬時之益偷也陳氏櫟曰疑以傳疑物與

入其皆人心近古處二事雖小而人心之不古亦

可見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巧其言者必依附名理假託仁義故其言佞是而

實足以亂德也大人量大能忍小事故能成大謀

也若於小事不能忍則輕動遽發必亂大謀故君

子崇正而醜巧尚成而惡敗亦唯道之所在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衆之好惡雖公然不能無雷同之說而是非之實

非衆人之所能識其事善而或以惡目之其事惡

而或以善稱之特行之士衆人必忌鄉原之行流

俗所悅故聖人不隨衆而好惡必察其實焉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此聖人專責成於人也蓋道雖大而無爲人雖小

論語精義 卷之八
而有知苟力學修德則各隨其才為聖為賢而文章德業足以被覆於天下也蓋有堯舜之聖則有唐虞之盛有湯武之君則有殷周之治上自孔孟下至群賢各從其人而文章德業從而廣狹皆人之所弘而非道之所弘此孔門之所以貴學問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一心可以入堯舜之道一心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在能改過與否焉耳夫人不能無過能改為貴過而不改是謂過焉故聖人之教不貴無過而貴能

改焉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此聖人言學問之益以示人也蓋思而得之不如學而得之之速且安焉凡物必有成法就此損益則其長短高下皆可一舉而定何謂成法聖賢之所行是也若棄成法徒爾思惟則雖殫力焦思勞而無成故曰好知而不好學則其蔽也蕩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謀道不謀食君子之所務如此憂道不憂貧君子之本心亦如此蓋雖君子無食則不生貧則不立然而其所以不謀不憂而自立於世者以德不孤必有隣故也故曰祿在其中矣然則何謀之有亦何憂之有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言雖知而為君之難而非德以守之則必失其位唐

孔氏曰得位由知守位在仁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

以泄之則民不敬莊嚴也泄臨也包氏曰不嚴知及

之仁能守之莊以泄之動之不動之動以禮未善也民也

此專言為君之道責成於上也知為君之難也不

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所謂知及之也聖人之大寶

曰位何以守之曰仁所謂仁守之也能盡此二者

則為君之道得焉然守身無度則民慢而令不行

故不莊以泄之民不敬也禮以辨上下定民志故

動之不以禮則亦未善也蓋雖知仁莊禮不可廢

一然知仁其本也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

可小知也朱氏曰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

此言君子之所得與小人不同也君子於小事雖
 未必見其能然用之於大事則綽綽其有餘裕矣
 非若小人於小事雖或有可取者然委之以大事
 則褊淺狹小不能受容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

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蹈踐也蹈水火而死者謂赴水火
 而死者家語所謂忠信可以蹈水
 火魯仲連所謂吾有蹈東海而死者是也蹈仁而死者
 謂守死善道之謂比干及程嬰杵白之徒可以當之
 言水火人之所畏者然人或有所蹈而死者矣而至於
 仁則人之所以為人之道不可須臾離焉然人畏而
 莫之敢近亦甚於水火蓋怪而難之也

此聖人怪人常能為其所難為者而於仁反畏憚
 怯縮不敢為而歎之也蓋一旦感激而殺身者易
 至於從容自得殺身以成仁則非至誠惻怛發於
 中心者則不能所以曰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此言仁之不可不行也師者道之所在固每事
 不可不讓焉然於仁則不然者蓋仁人道之本而
 師者所受命也苟如此則盡人道之本而能受其
 命者也其不讓之者適所以浚讓之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諂孔氏曰貞正誠信也

馮氏倚曰歷萬變而不失其正者貞也諂則固守而不知變者也故曰貞者事之幹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諂也哉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朱氏曰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

張氏栻曰事君者主於敬其事而已官有尊卑位有輕重而敬其事之心則一也劉氏摯曰君子小人之分在義利而已小人才非不足用特心之所向不在乎義希賞之志每在事先奉事之心每在

賞後

子曰有教無類類者謂世類之美惡若春秋傳所謂世濟其美世濟其惡是也

此言天下唯有教之可貴而無類之可言教法之功甚大而世類之美惡在所不論蓋人性本善雖其類之不美者然有學以充焉則皆可以化而入于善矣此孔子之所以為萬世開學開也至矣大哉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道猶術術業也

人各有術業苟非已道而相為謀焉則非惟犯人

之職必敗其事故聖人戒之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以意明理盡為本所謂達也若專用工於言詞之間則意理皆病何用辭為○陳氏曰達之一字修辭之法也蘇軾與人論文每以夫子此言為主

師冕見

師樂師警者冕名

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

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歷舉在坐之

師冕出子

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

朱氏曰聖門學者於聖人之

此愚謂學者之於言動又要如此否則非學也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者皆必有相凡於言動者皆不可不導焉

聖人之心即天地之心至誠無妄無往而非仁能再記夫子待警者之禮皆出於至誠懇惻之意而非勉強而然蓋警者人之所易欺於是盡其誠則無往而非誠也於乎聖人之心于今猶見也大矣哉

季氏第十六

凡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

於顓臾

顓臾伏羲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季氏欲伐而取之時冉有季路為季氏臣蓋一子

心有不_安者故_{特來報夫子也}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冉求為季氏聚斂尤

用事故_{夫子獨責之}夫顯矣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東蒙山名先王封顯與于此山之下

使主其祭已屬曾在其域中則為社稷之臣何以伐之冉有曰夫千欲之吾三

臣者皆不欲也夫子指季孫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

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

矣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替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且爾

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楨中是誰之過與兕野牛也柙檻也楨置也言在柙而逸在楨而毀與冉有

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又不得不任其責也

曰今夫顯矣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

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邑冉有既言吾二臣者皆不欲而又言其有可伐之狀蓋見義不精故疑信相半耳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言君子好

直故疾夫舍其所貪欲而託善作他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

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此二句據下文當作不患

不和而患傾而患不安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寡謂民少和謂上下和睦安謂堅固不危益均

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季氏所患者在於貧與寡與傾

患上下和睦則無民少之患堅固不危則無傾覆之患然是時遠人不服邦分崩離折則三患自至何暇

以伐顯與為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弗思焉耳

既來之則安之

文德如禮樂法度之類言內治修然後遠人服若不服則當修文德以來

之不可即稱兵也已來之則安之不復貪其土地人民也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

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謂顯

與分崩離析謂國勢分裂民心乖離也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

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干楯也戈戟也蕭牆屏也言不均不和不安則

內變將作

人皆視目前之小利而不知後來之大害天下之

通患也後世講武者豈不曰如是而能享其利乎

殊不知苟其內不均不安不和則敵未暇及而變

生肘腋不可復救焉○洪氏慶善曰二子仕於季

氏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

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

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

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

齊桓公晉文公皆為諸侯之盟主然齊至僖公晉至惠公皆十世國已微弱政在大夫

自大夫

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陪臣家臣

也五世三世言其世數大約不逾如此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君不失權

則大夫不得自專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政當人心則下無竊議

此章蓋記夫子所以作春秋之由也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世道之初變也自大夫出世道之再變也陪臣執國命變之極也諸侯以為可以此而制天下大夫以為可以此而專國政陪臣以為可以此而承執國命殊不知上以惠下下以奉上而後上下叙而國安若夫逆理愈甚則其失之也愈益速也春秋之作欲遏亂臣賊子之欲而挽之於治古之隆故明其跡以詔諸後世其慮之也至深切也

人君至於庶人不可不監焉

論曰或曰自古諸子著書立言論治天下之道是以庶人議之也彼皆非乎答曰非也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天下之事豈庶人之所可議乎然天下有道則學在上天下無道則學在下學在上故庶人不敢議焉非抑而不議之也學在下故雖以庶人議天下之事而不為稽其恐道之絕于天下也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蓋不得已也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

魯自文公薨八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

政歷成襄昭定凡五世

政逮於大夫四世矣

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

桓子凡四世

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孔氏曰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三卿皆出

桓公故曰三桓也仲孫氏改其氏稱孟氏至哀公皆衰

此與上章皆門人錄之以見天子所以作春秋之

由非徒記當時之事而已言非其有而有者必失

不宜大而大者必微必然之理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

直者直言無隱諒者堅執不撓多聞者博古通今言友直則得聞其過友諒則見其非友多聞則聞所

未開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馬氏曰便辟巧辟人所惡以求容媚善

柔面柔也鄭氏曰便辨也謂佞而辨也言友便辟則巧詐之心生友善柔則直言不聞友便佞則是非繆亂

人之於朋友所關係甚大矣所益在茲所損亦在

茲益友常情之所憚然友之則有益損友常情之

所悅然友之必有損可不慎乎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

邢氏曰言人心樂好損益之事各有三種也

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

何氏曰樂節禮樂者凡所

動作皆得禮之節也所謂禮樂不可須臾離身是也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

矣驕樂以驕為樂
寡樂以寡為樂

人不能無好樂但樂善則日益樂不善則日損故
樂節禮樂則身由規矩而進德之基立矣樂道人
之善則守已之心除而尚德之意篤矣樂多賢友
則不敢自足而成德之輔眾矣故曰益也樂驕樂
則無所恐懼而傲日長矣樂佚遊則無所惕勵而
志必荒矣樂宴樂則有所貪戀而志易溺矣故曰
損也人不可不慎其所好樂焉大學曰有所好樂
則不得其正者非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愆過也言未及之而言謂之

躁躁不安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隱者隱匿未見顏

色而言謂之瞽未見顏色所向而語

此言卑幼侍尊長言語之節也蓋人必有禮得之
則為君子失之則為野人而其於言語最所當慎
況於侍君子之間乎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
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
之在得得貪

此三者學者終身之大戒也夫人生血氣不能不
其從時而變則又當不可不從時而存警戒蓋血氣
在身而戒之則在心言其不可自任血氣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也天命者天之所命吉凶禍福是也大人者德望隆
重為一時師表者聖言則方策所載典謨訓誥皆是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玩也小人無知暴慢故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不知二者之可畏也

天有必然之理人有自取之道為善降之百祥為
不善降之百殃大人位重德尊人之所崇敬聖人

之言猶神明不可欺皆不可不嚴憚敬畏焉君子

畏之以自慎其身小人侮之以自敗其身蓋知天

命而後實畏天命知畏天命而後能保其身也故

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唯絕私智黜私見一味

忠信至正至直然後可以知之非作聰明任學問

者之所能及也實進德之至學問之極功也所以

君子三畏首而言之也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

之又其次也

困猶困於心衡於慮之困
言事勢窮蹙以困於心困而不學民

斯為下矣

此天子汲贊學問之功以勉人也夫道一而已矣生而知之者固不待學焉人之上也學而知之者及其成也則亦與上者同功故次之困於心而後學則固末矣然勉而不已則亦可以進於上故又次之若夫困於心而猶不知學則是無義理之心者故為下矣所謂無羞惡之心者非人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

明者視無所蔽也聰者聽無所失也溫溫然如玉也恭情慢之氣不設身體也忠言而無

不盡也此五者就身而言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敬奉承不

忘也思敬則事無失思問則疑不審思難則必懲思義則得不苟此四者就事而言

此明君子除九思外無復他思也夫人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者以其能思也若夫喪身敗家者皆弗知思故為耳九思蓋所以狀其善思也

論曰醫之製方必有君臣佐使之差奇偶緩急之殊眾藥相配而後能已疾救人若夫用單方者亦徒備急之用要不足為法聖人之設教也

亦然以仁存心以禮存心衆功兼全而後以成其德如先儒主敬之說亦用單方之類耳又曰事思敬九思之一耳謂九思皆當主乎敬者何

哉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獲湯吾見其人矣吾

聞其語矣

言好善惡惡出於其誠者世固有其人矣語古語

隱居以求其志

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隱居求志如伊尹耕

于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是也義即君臣之義也行義達道者如幡然而起應湯之聘幣也孔門若顏曾閔冉之徒可以當之而夫子曰未見其人者蓋夫子泛論當世人材而至於其門人則每不論及之也

善善惡惡出於其性者人之上也何故不及求志達道之人邪曰聖人之學以經世為本而不以獨善其身為極故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蓋善善惡惡出于至誠雖行之至者然不若求志達道者之不唯成己亦能成物之為大此其所以優劣之也以此教人猶有以自潔為高者豈非不知其輕重者乎

論曰舊註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獲湯顏曾閔冉之徒蓋能之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

惟伊尹太公望可以當之顏子亦幾乎此非也
孟子明言禹稷顏回同道又曰易地則皆然今
言亦幾乎此則是右伊呂而左顏子也孔子之
聖賢於堯舜遠矣而顏子亞之則其德業豈有
媿於伊呂乎哉若伊呂之儔得君行道功業大
被于天下焉則人固識其為賢聖也若數子者
不幸而厄於時不能有為於天下故人皆不致
疑於伊呂而每疑於顏曾不亦左乎曾西畏子
路而管仲則其所不為而先儒以管仲之事業

為子路之所不逮亦此類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為伯夷叔齊

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駟四馬也其斯之謂

與程子胡氏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
異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
異也朱氏曰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
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此言雖萬乘之君然無德之可稱則曾匹夫之不

若齊景公大國之君也然死之日泯然斯盡與草

木同腐伯夷叔齊首陽之餓夫也然萬世之下猶

與日月同光其榮辱隆汙固不可同日而語也嗚

呼以入君之尊而不得下比匹夫豈不可悶哉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亢以為伯魚平日在夫子之膝下必

有聞人之所不及聞者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

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詩之為教天道備矣

人事洽矣而善惡得失之迹故學之則能言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

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

二者禮者人之足防萬事之儀則故學之則得以立言聞斯二者明別無異聞也

陳亢退

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遠者謂不狎近也父子之間不責善故古者易子而教又言遠之也

孔門之教無先於詩禮而其所言皆在庸言庸行

之謹而無甚異於人以為教者益人情以詩而知

人道以禮而立皆言萬世通行之道是故聖人之

道為萬世通行之道詩禮之經為萬世通行之典

若夫遠人以為教者豈聖人之道乎哉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

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

君夫人

寡寡德謙辭孔氏曰小君君夫人之稱

孔氏曰是時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其禮

也○吳氏棫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所
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攷也

論語古義卷之八畢

論語古義卷之九

日東 洛陽伊藤維楨述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六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

子而專國政魯人素仰孔子貨欲招來請已以為重
而孔子不往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
往拜其門故瞰孔子之出而歸孔子特其出也而往
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孔子特其出也而往
拜之孔子不欲見貨故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

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塗道也懷

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也德被天下之謂仁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

日不可

及事幾之會也

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

日諾吾將仕矣

朱氏曰將者且也然而未必之辭

此記仲尼不為己甚而示學者以應世之權也夫道可以通天下而甚高難行之事皆非道也凡有志者必迫有氣者必激但聖人道廣德邵於天下無可無不可自有權存無所不宜也

論曰舊註曰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亾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時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辨者

言之遜而亦無所詘也愚謂似則似矣然若聖人之德之大欲言言而論句句而議焉則是欲以昭昭之多而觀天下撮土之多而量地也零碎支離多見其愈鑿而愈遠矣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或曰下子曰二字衍文今從之

此明聖人之教人不責性而專責習也言人性氣質其初未甚相遠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矣學者不可不審其所習焉苟有教以

習之則皆可以化而入善唯上知下愚一定不移而已矣
論曰孔子曰性相近而孟子專曰性善其言似有不同者何諸孟子學孔子者也其旨豈有異乎其所謂性善者即發明性相近之旨者也蓋自堯舜至於途人其間相去奚翅千萬可謂遠矣而謂之相近者人之性質剛柔昏明雖有不同然而至於其有四端則未嘗不同譬之水焉雖有甘苦清濁之異然其就下則一也故夫子

以為相近而孟子專以為性善故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皆就生質論之而非以理言之也若以理言之則豈可以遠近言哉

予之武城聞絃歌之聲時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治夫子莞爾而

笑曰割雞焉用牛刀莞微笑貌言以可大用之道而試之小邑也子游對

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

道則易使也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之以禮樂子曰二三

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嘉子游之言以明前言之戲也

朱氏曰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為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君子之德在於愛人小人之德在於易使君子學道則有以養其仁心故愛人也小人學道則有以消其暴慢故易使也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也如此後世捨禮樂而任刑殺雖其欲治而可得乎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子路不說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也未無也之適也已止

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適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知

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為東周言與周道於東方也

蘇氏軾曰孔子之不助畔人天下之所知也畔而召孔子其志不在於惡矣故孔子因其有善心而收之使不自絕而已弗擾之不能為東周亦明矣然而用孔子則有可以為東周之道故子欲往者以其有是道也

論曰聖人之仁天下也至矣苟有善心以向之則雖叛人猶欲往况未為叛人而有向道之志

者乎天下未至於無道而先以無道視之引身自退絕志於斯世者實聖人之罪人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

請問之曰恭實信敏惠天下極廣之稱言無處而不

德敷化流物無不得其所恭則不侮實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

有以惠則足以使人任倚仗也上總舉五者之目此分言其效如此

此亦專以修德之功夫告之也言能行此五者於

天下則親疎貴賤靡思不服其君用之則安富尊

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何仁如之夫子以此

答之則子張進德之淺亦可知矣學者以曾子之

言甚輕子張其見亦左矣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

二者也

佛胎召子欲往佛胎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子路曰昔者由也聞

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胎以

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朱氏曰子路恐佛胎之流

行親猶自也不入不入其黨也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

磷磷薄也涅水中黑土可以染不曰白乎涅而不緇緇黑色夫子言人之不善

不能澆已以安子路之意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匏瓠之

可食者詩曰匏有苦葉是也言吾非如匏瓜無用之物無資於世者也蓋因偶見匏瓜而云然

夫子昔者所言即君子守身之常法篤信者或能焉然未盡仁也夫聖人之視天下猶已之身視其疾苦猶已之遭焚溺苟有善意以嚮之則豈拒其召也哉若拒而不答則是善自我絕而幾乎棄絕天下矣可謂仁哉夫人生斯世當為斯世之用若生斯世而無資於斯世則曾草木之不若豈足為學乎故曰吾豈匏瓜也哉而門人於弗擾佛盼二章皆記其欲往而不記其卒不往者蓋示人以夫

子仁天下之心而其不往者不服論焉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蔽也居吾

語女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孔子諭子路使還坐而告之好仁不好學其蔽

也愚仁者愛人然不學以照之則柔而無斷如婦人之仁是也好知不好學其蔽

也蕩蕩謂徒窮高遠而無所止也知者求遠然不學以講之則離人倫遠日用如佛老之教是也

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賊謂傷害於物信者守堅苟不學以辨之則害道敗事如

尾生苟息尾生苟息之信是也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直者不枉苟不學以輔之則急切不

寬寬如子證父攘羊是也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勇者好進苟不學以裁之則逆

常常理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剛者不屈苟不學以制之則妄抵觸人

論語

此言學問之功甚大也蓋六者皆天下之美德然或原于氣質之稟或出於好尚之偏而不能得其正必待學問而後救偏補弊能成其德則天下豈有大於學問之功者哉

論曰學問之功至矣苟學以講之則事有所法偏有所救而於天下之事自無所迷若徒任其獨智則雖鉤深探賾發天下之秘皆不得其正故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若佛老之徒非不窮高極遠然而其所以離世墮倫獲

罪於聖人者皆由絕聖棄智祛其見聞也故孔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小子弟也詩可以興志意興起而易以入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小子弟也詩可以興志意興起而易以入善于可以觀觀古今人情風俗之所可以群群而不黨可以怨怨而不怒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人倫之道得失悉備故足以得事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博物洽聞則智識不陋而處事有益

此夫子為門人論讀詩之益也蓋學問不可強作必非志意興起則莫以入于善故以可以興先之不知人情風俗之所以然則莫以施政立教故以

可以觀矣之得于詩則得性情之和故可以群可以怨而其心温厚和平能得明人倫博通庶物能得廣見聞學者苟於此有得焉則其益有不可勝言者矣然夫子唯許子貢子夏以始可與言詩已矣則悟詩之難亦非初學者可驟而至者也學者知其易亦知其難可也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止墻面而立也與

為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正墻面而立謂正向墻而立言前後左右皆無所見也

二南之詩皆言盛周王化之所及而脩身齊家之道無所不備也苟不讀二南而知先王風化之盛其奚以能除我鄙陋之氣而造夫廣大之域故曰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蓋譏夫苟安於目前之小康而不知聖世之大同也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玉帛禮之物鐘鼓樂之器本非禮樂之實言人徒視其器物而不知禮樂之德有在則豈足稱其名哉

禮可以安上治民樂可以移風易俗豈玉帛鐘鼓之云乎哉故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必待其人而行

苟非其人則雖儀文無失聲容可觀而無以見禮樂之實也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厲

莊也荏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穿壁窬窬墮墮言內實柔弱外事矜持故每恐人之知之猶穿窬之盜恐人之知之甚也

此為在位者言蓋色欲溫心欲剛而上之於下必莊其顏色以臨之而內或有所溺焉則恐人之知之豈可不戒乎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原與愿同謹也鄉原以其同流俗合汚世鄉人皆稱愿人者也

夫子以其似德非德反亂於德故以為德之賊也

陳氏櫟曰真非不足以惑人惟似是而非者最易以惑人故夫子以為德之賊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道聽塗說謂實無所得而輕聽妄說也棄廢也

此夫子歎後世道德之下衰也蓋在昔尊道甚篤而不敢容易論之必也躬行心得爛熟融釋有餘於已而後應於人故聽之者有所益而用之者必當其可也及至後世道聽途說不要其實輕浮淺露靡然成俗其著書作文肆然談天下之事巧麗

富源雖若可悅然實道聽途說之流要不足尚焉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鄙夫凡陋身汗不見義理者指在位之人而言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

不至矣何氏曰患得之謂思不能得之或曰患得之當作患不得之

鄙夫之事君其患得之也猶有所顧慮至於患失

之則非止赧慙醜惡之事無所不為凡其可利於

已者雖人之患難國之傾覆皆在所不顧故聖人

汲惡之庸君以為良臣每近狎倚賴而不知此皆

禍亂之漸覆亡之招也可不戒乎○許昌斯裁之

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凶也昔所謂疾今亦凶之傷俗

之益良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朱氏曰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

則踰大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朱氏曰矜者恃身太嚴廉謂稜

則至於爭矣角峭厲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朱氏曰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

詐遂詐明私矣詐遂詐明私矣

時世之變實憂世道者之所深歎也故曰肆曰廉
曰直皆氣質之偏而謂之疾至於蕩與忿戾與詐
則惡而已矣非疾也蓋三者之為疾猶足就此以
見其俗之淳朴至於後世則民性習於惡俗而雖
斯疾亦無此風俗之所以益淪而不復古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重出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

覆邦家者朱正色紫間色鄭聲鄭國之音雅樂正樂也利口之人多言少實苟聽之則能傾覆

國家三者皆似是而實非故聖人深惡之

凡天下之事其是非善惡之甚著者判然易見不
足以惑人惟夫似是而實非似善而實惡者人心
疑惑足以亂正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此孔子之
所以惡鄉原也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學者

專貴言語而不知尚實德故夫子發此以警之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
物生天何言哉言天雖不言然四時自行百物自生道之行亦何待言語焉

此欲學者不求於言語而務其實也夫有實而

無言不以爲患以言無言必行也若有言而無
實則雖巧文麗辭極天下之辨無益故曰天何言
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歐陽子曰脩
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
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
可也脩於身矣不施於事亦可也若顏回在陋巷
曲肱饑臥而已其群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
時群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
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

施於事況於言乎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
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
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
使之聞之孺悲魯人朱氏曰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
故辭以疾而又使知其非疾以警教也
張氏栻曰孺悲之不見疑在棄絕之域矣取瑟而
歌聞之是亦教誨之而終不棄也聖人之仁天地
生物之心歟

宰我問王季之喪期已久矣期周年也君子三年不爲禮

禮必燹上等不為樂樂必崩卒我言喪不舊穀既沒

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卒我又言喪一期既

也燹取火之木也改火按周禮司權掌行火之政命

四時變國火以收時疾註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

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

之火今詳本文明是一年一改火而非四時各變火

則不可專據周禮以解此章也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

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女則為之此夫子

言美也朱氏曰初言女安則為之絕之之辭又發其

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為之以發其

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

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

愛於其父母乎懷抱也通達也夫子不欲面斥其過

及宰我既出而後推言君子喪必三年

年之故而使之聞之蓋欲

有所悔悟思而得之也宰我此言其必在於具慶之時乎益幼而喪父母

與父母俱存者自無此心故或有疑於喪必三年

之說若一旦遭大故則自有不能已之至情故曰

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況觀夫子曰今女

安則為之則知宰我此時父母猶在夫子之於父

母有所恃特乃得生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也
苟能知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之意其誰
有疑於三年之喪而聖人制為三年之喪者蓋取
纒足以報懷抱之恩爾豈以此為足盡其報親之
道乎夫子之言甚明白矣禮家以為聖人特為之
中制者蓋臆說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
之猶賢乎已博局戲也奕者
圍碁也已止也

此言不用心之甚不可也非取博奕也孟子曰飽

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亦以無所用心
比之禽獸也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
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尚上也君子
小人皆以位而

言

義者聖人之大用也大而外生存以小而進退取
捨必由是而決故義以為上則志有所立而氣有
所帥不依勇而自裕如也若勇而無義則君子為
亂小人為盜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蓋義之與

勇其趣相似而實甚殊矣此子路所以有上勇之問而夫子有義以為上之說也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

質其是非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

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訕謗毀也窒

謂好為果敢窒塞人之善道也稱人之惡者薄也下而訕上者逆也勇而無禮者暴也果敢而窒者在也

故夫子曰賜也亦有惡乎夫子又反問子貢以發其意惡微以為

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此子貢之言也微何察也

訐謂攻發人之陰私也

夫子之所惡是惡人自不知其不善者其意平也

其惡易知而無意於惡之者也子貢之所惡是惡

人自以為為善而其意甚不善者其情似刻矣其惡

難察而有意於惡之者也唯夫子之言猶天地之

易簡而易知易從豈不大哉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

怨

待士君子者交之以忠信接之以禮義務在盡已

而已矣唯女子陰質小人陰類不可近之亦不可

遠之苟失其所以御之之方則家道或自此壞焉
故戒之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朱氏曰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
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孟子曰可欲之謂善詩
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其為人可欲而不可惡者
必君子也可惡而不可欲者必小人也鄉人皆惡
之猶有可言者至於無往而不見惡則其無善狀
可知矣

微子第十八 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微箕二國名子
爵也微子紂之

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微子見紂無道
早去之箕子伴狂爲奴比干以諫見殺孔子曰殷

有三仁焉三子皆忠君憂國不
爲身嫌故皆謂之仁

仁實德也故至誠而不偽至正而不偏皆自慈愛
惻怛之心而發三仁當去而去當爲奴而奴當死
而死皆出於至誠惻怛之心而有痛哭流涕之意
但去則似於忘君爲奴則似於辱身故夫子原其
心而總斷之曰殷有三仁蓋爲微子箕子暴白其

精誠也猶孟子所謂禹稷顏回同道之意且就此觀之則知為仁者或遠或近不可以一而拘焉

死下惠為士師士師獄官黜黜退也人曰子未可以去乎

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在道而事人何必去

父母之邦此飛上章類而記之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卜之矣

此蓋夫子稱柳下惠之仁也夫直道則當去不去

則當在道柳下惠三黜不去而終不失其正又有

戀戀於父母之國之意非仁者不能也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

之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為下卿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孔子

年老力衰不能用季孟之事而遂行○愚謂景公既曰以季孟之間待之而不可遽又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微夫子不對衛靈公問陳而行之例以此語為夫子之言○按舊說據史記世家以此為魯昭公二十五年之事此時孔子年三十五名位未顯想無景公以季孟待之之理恐作日之事

齊景公欲以季孟之間待孔子猶齊王欲授孟子

室養弟子以萬鐘之類也季孟皆魯之強臣景公

遽欲以此待孔子其禮固隆然非待孔子之道此

夫子之所以行也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季桓子魯大夫

名斯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

前記三仁柳下惠之出處而折衷以聖人之行夫聖賢之事出處進退雖並行而不相悖然中庸為至矣此夫子之所以獨度越于群聖也

論曰按史記世家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燔俎於大夫孔子行今據孟子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而無齊人歸女樂三日不朝等事竊疑歸女樂與不致燔本非一時之事史遷合二事

以係定公十四年下者非也莊周書亦言孔子

再逐於魯益可證矣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接輿楚人佯狂不仕時孔子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

下文乃其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知孔子有聖德故以鳳比之但鳳在

道則見無道則隱故接輿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言已往所行者不可復諫止自今已來

猶可追而自止勸孔子避亂隱居也已而已而今

之從政者殆而已止也而語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

辟之不得與之言下下車也孔子蓋欲為接輿言斯

其身也

輔氏廣曰觀接輿之言既比之以鳳而又疑其衰
既幸其或止而又慮其殆語意慙懃諄復是誠知
尊聖人者矣然其所趨則在絕人逃世專以遠害
全身而巳其與聖人之心不啻如冰炭黑白之不
同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二人隱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平蔡津濟渡處

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子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執輿執轡在車也初

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夫子問於桀溺桀溺曰

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

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耦而不輟朱氏曰滔滔流

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耦耨種也亦不告以津處

路行以告夫子慨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

之徒與而誰與朱氏曰慨然猶恨然惜其不喻已意也言所當與同群者斯人而已豈可

為絕人離世自逃山野以獨潔其身哉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人之有道也言天下自有君臣有父子有夫婦吾以斯人而治斯人而已何用變易為

論曰桀溺欲變易天下聖人不欲變易天下欲

言言一... 變易天下者是以已之道強天下也不欲變易天下者是以天下治天下也蓋天下以人而立不能去人而獨立故聖人樂以天下憂以天下未嘗避天下而獨潔其身如長沮桀溺之流固非通乎天下達乎萬世之道也夫佛氏以寂滅為教老氏以虛無為道思以易天下然到今二千有餘歲佛氏未嘗能滅天下之君臣父子夫婦而老氏亦未嘗能復太古之無為於是益知吾夫子之教大中至正貫徹古今不可以復加

人也又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又曰夫以人治人改而止聖人之不絕物憤世也若此黃唐魏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蓋得此意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丈人亦隱者篠竹器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朱氏曰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其杖而芸立也芸除草也子路拱而立知其隱者敬之也止子路宿殺鷄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丈人亦知子路非常人故其待之甚懇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孔子曰子

路及至其家，夫子路曰：「孔氏曰：丈人既不在，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令其父還則

人出行不在，述之，此下之言。不仕無義。隱者，潔其身以廢大倫，故譏其無義。長幼之

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子路見其

兄弟之分，則固既知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因明君臣之義，其不可廢亦如此。欲潔其身而

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倫，理也。大倫者，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也。行其義，謂仕以達其道也。

黃氏幹曰：列接輿以下三章於孔子行之後，以明

夫子雖不合而去，然亦未嘗愆然忘世，所以為聖

人之出處。

論曰：隱者以不仕為義，聖人以仕為義。蓋義者

天下之大路也。舍之則不可以一日行焉。君子

之仕也，非以干祿也。將以達其道於天下也。聖

人豈可止而不止者乎？若以此時而止焉，則是

無義也。故曰：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後世儒者之

論義也，蓋亦隱者之見焉耳。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逸，遺逸

伯夷之稱，按虞仲、夷逸不見經傳。荀子書有子弓，或曰即朱張之字。少連、東夷，人見檀弓，或以虞仲為泰伯。

弟仲雍，然泰伯死，仲雍繼其位，則不可謂之逸民。且生在於伯夷之前，則夫子不可列之於叔齊之下也。

恐別是
一人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陳氏

非其君不事不降志可見不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

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慮思慮也中慮言

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朱氏曰隱居獨

放言自廢合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言七子各有

乎道之權絕世離俗則必和光同塵皆不可行故夫子言此以斷之

無可無不可者義之盡而道之全也學苟不至乎

此者必可則無不可則無可唯聖人仕止久

速各適其義而無可不可之可言也

大師擊適齊大師魯樂官之長擊其名也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

蔡四飯缺適秦亞次也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干

食哺食暮食凡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魯益宜三飯鼓方叔入於河鼓擊鼓者方叔

其名河播鼗武入於漢播播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

武名也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少師樂官之佐陽襄漢漢中二人名海海島也

朱氏曰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

之言也未章放此○當時世亂道湮賢者不得志

非隱于抱關擊柝則逃于伶官樂工若簡兮之詩

是已若大師擊以下諸人散之四方者蓋以斯時

雖魯國亦不可仕非專尚淫哇之聲而正樂不行故也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魯公周公子伯禽也

也施陸氏本作弛遺棄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故

舊無大故則不棄也大故謂惡逆無求備於一人

此章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此伯

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

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

包氏曰周時四乳生八子皆為顯仕故記之爾

四乳生八子其事甚異恐不可信只是言當時人物之盛耳陳氏櫟日記魯末賢人之隱遯而終以周盛時賢人之衆多其有傷今思古之心乎

論語古義卷之九畢

論語古義卷之十

凡二十四章
日東 洛陽伊藤維楨述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
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見危致命則不苟偷生
祭哀敬則守身之本立矣
其行如此足以為士故
曰可已矣然上而為君
為相亦不止於此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
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
仁

論語古義卷之十

日東 洛陽伊藤維楨述

子張第十九 凡二十四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宋氏曰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投命也見得思義

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見危致命則不苟偷生見得思義則有所不為喪

祭哀敬則守身之本立矣其行如此足以為士故

曰可已矣然上而為君為相亦不止於此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仁

廣也篤厚也。無也焉能為有。上猶言若存若亡。

德在於執然不弘則徒為狷介之士。道在於信然不篤則必為塗說之流。故執德而必弘，信道而必篤，則可以為君子矣。若否則其始雖若有得，然道德終不為已有，亦必亾而已矣。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

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蓋子夏之門人有疑於子夏之言，故質之。

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

矜不能。此子張舉所聞於夫子之言也。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

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張承夫述之，如此。

尊賢則道立，嘉善則學進，而亦能容眾，則不棄人

矜不能，則能濟物。此聖門之法言，學者之所當盡

心而受用也。或曰：此與無友不如己者之言相反，

如何？彼蓋謂好友之者，非曰彼求于我而我必拒

之也。況尊賢則自與小人遠，嘉善則又不與不善

相近，不必拒之，亦不待拒之也。子夏之所言固雖

釋交之道，而子張之言實傳聖人之意者也。本非

謂大故不當絕損友不當遠也讀者不以辭害意

可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

小道如諸子百家之屬是也

致遠

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泥不通也

此言小道多便于事且見效速故俗士庸輩多悅為之然致之於遠則泥而不通故雖有可觀者君子不為也

子不為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

矣

亡無也謂已之所未有

學進則日知其所亡必有加於前也德立則月無忘其所能亦不失其初也日知其所亡學而不厭者能為月無忘其所能內自省者能為既知已之所亡又無忘其所能日思月省常存於胸中則其進不可量焉天下之能事畢矣
論曰天下之美莫大於知學天下之善莫大於好學而聰明才辨不與為人而不知學則不可以為君不可以為臣不可以為父不可以為子至於夫婦昆弟朋友之倫皆不得其所故聖人

以好學為人之美稱而其於顏子不稱其穎悟而稱其好學則可見好學之善天下蔑以加焉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博學則求之也精篤志則信之也實切問則無泛然之患近思則無馳遠之弊學能如此則雖不足以謂之仁而為事不苟必實之於身故曰仁在其中矣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

居肆成事百工之事也學以致道君子之業也人各有其業君子豈可不知所務哉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子夏所以言此者蓋欲人以此自考也夫君子之心誠故不自恥其過而以不能改為深恥小人之心偽故恐人斥言其過而必自文之不知其愈飾愈露不可得而掩也故君子終於無過而小人則至過大而不可救也弗思焉耳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

厲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

望之儼然禮之存也即之也溫仁之著也其言也厲義之發也蓋盛德之至光輝之著自是如此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如良玉溫潤而栗然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厲他

病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

信乎於使民諫君之前則諫必行令必從自無拂其志之患若否則使民而民以為厲已諫君而君

以為謗已事豈得成乎故君子誠之為貴也○甚

哉子夏之言似夫子也設使此章首冒子曰二字

孰復辨之凡門人之語載于論語者皆不可不崇

信而佩服焉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德者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

是也小德者謂言行信果之類閑闕也所以止物之出入

此言大德固當不踰閑至於小德則非或出或入時措之宜不可也蓋惡夫必信必果之小人也孟子子曰大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之所在是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

柳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游見子夏之門人專務

則無之以為有隱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

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倦朱氏曰如誨人不倦之倦

言君子之教初無定法各隨

其材而施之非以其末而先傳之以其本為後而倦

之若我之門人當教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耳非隱

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區域也

古者園

圃毓草木各分區域種藝之汜勝之為區種法是也

草木區別言其明也書曰賁如草木是也言君子之

道昭晰明白不可得而掩藏豈

可隱之以誣罔門人小子乎有始有卒者其惟聖

人乎有始有卒謂本末俱舉而兩端竭盡也

此聖人之事豈可以此律門人小子乎

聖人之道猶草木之區別不可得而誣罔也然道

無先後之可別而人有賢否之不同故教之有方

造之有時不可漫爾而施善乎子夏之教人也隨

學者所至之淺深誨之而不敢以其所不能強之

也故在學者亦有所據以無凌虛之失有所親以

無厭倦之患日引月長而不自知其進也

論曰集註譏子游之不知有小學之叙然游夏

同學于孔門子夏獨知有小學之叙而子游不

知之乎觀子夏日君子之道焉可誣也蓋子游

疑其有所隱而譏之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優、饒也謂有餘也

此言仕與學本無二致學以致其道仕以行其志故仕而能裕其事則雖未必學然不違乎學之理學而能及乎人則雖未必仕亦不戾於仕之道可知雖學而仕然若不稱其職則與不學同夫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此學而優則仕也子夏曰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此仕而優則學也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致、推而極之也

此戒時俗居喪者哀不足而專務文也即喪與其易也寧戚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聖門之學尚實如此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為、難能美其不可及也然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堂堂、容貌盛之

務外自高者內必不誠故曾子謂其不能有輔入之仁亦不可資其仁而輔之也其稱堂堂者惜之

也非贊之也○子張之行子游言其難能曾子稱其堂堂皆褒之之辭然而二子皆不與其仁是知制行之高易為而道德之實則難其人也夫窮經之人易遇知道之人難遇知道之人易得有德之人難得非知道之人則難與存義非有德之人則難與並為仁矣此二子之所以不與子張也後世儒者因二子之言漫議子張者過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致盡其極也至哀之情不待人言

人固無所不至然至於親喪則無不自盡焉可見人性之善不可誣焉而人之不可以不自勉也於是而忽焉則不可以為人也曾子引夫子之言而稱之所以深警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孟莊子魯大夫名遠其父獻子名蔑

言莊子事獻子飲食供奉無所不盡其心然不若不改父道之孝尤為大且盡也

獻子魯之賢大夫其用才立政固多可觀者而莊子皆能遵守而不改焉夫子言其他孝行有人之

所不能者然而皆不若此事之最為難能也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父有善政良法而為之子者不能奉行或輒變更之以徇其所好者世每有之今莊子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則非惟不辱先德且可以光祖業豈其他孝行所可能比哉而後世史氏傳孝子者專取奇行難能者稱之抑末矣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陽膚曾子弟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朱氏曰民散謂情義

乖離不相維繫情謂情實

凡民之善惡皆上之所使故古之聖王尤謹其所導焉蓋導民之要在先使民各得其所故先王之治民必先使其有恒產而申之以孝悌之義若此而犯法上猶有欽恤之意況養之無制教之無法此上先失其道也及其犯罪從而刑之是上罔民也固哀矜之不暇豈可喜之哉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下流謂地形卑下眾流之所歸言人若有汗賤之行則惡名歸

之亦猶
如此

言紂固不善然不如後世所稱之甚也苟人一置身于不善之地則自為眾惡之薶可不慎哉是以君子好處高明而惡居下流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君子之心至誠故雖微過人皆見之猶日月之體至明故雖纖翳天下見之言明白易見亦不掩藏之也而其為過也必無所不改而及乎其改之也

人益仰慕之也小人反之子貢以日月之蝕喻君子之過其旨深矣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公孫朝衛太子為猶安也子貢

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

常師之有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也不曰堯舜而曰文武者以去代猶近

而典刑具在也未墜於地猶曰極天罔墜識記也識大識小猶所謂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也

子貢言夫子從賢者學其大者從不賢者學其小

者初無常師有道則取焉蓋謂聖人道廣德大好學而不已也

論曰夫聖人之道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猶日月星辰之繫于天而萬古不墜也有智者皆可知有志者皆可行雖夫婦之愚不肖莫不與知能行焉此所以為聖人之道也故曰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廣矣大哉若夫後儒所謂道統傳云者本倣佛氏所傳宗派圖而所造皆私道者而非天地公共之道故道統圖者君子不取焉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武叔魯大夫叔孫

仇武叔其謚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

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牆與宮淺夫子之牆數仞不得

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七尺曰仞言牆高而宮廣故

得其門而入則不得見其中之所有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

宜乎夫子武叔也言得其門者猶少焉則入于其室之難宜矣

人之於道造詣淺者人皆可得而知焉造詣甚深則非其人不能以知焉故曰聖人能知聖人也故子貢於武叔之言不非之而宜之蓋以言聖人之

難知也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無以為猶言無用為此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

月也無得而踰為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喻其至高日月言無損於日月之明也多與抵

同適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

其智愈深則知聖人愈深其學愈至則尊聖人愈至如孔子之喪子貢廬於冢上六年可謂知聖人之愈深而尊聖人之愈至者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朱氏曰

恭謂為恭敬推遜其師也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

知言不可不慎也

子貢責子禽之易言也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

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階梯也朱氏曰大不可為也化不可為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立謂植其生所謂制其田里是也道引也謂導之以德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猶言不應後志此皆言聖人感應之妙至神速也榮極其尊親哀極其思慕言人之恭敬服從無所不至也

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益極其

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群動捷於桴鼓
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黃氏
幹曰天之德不可形容即其生物而見其造化之
妙聖人之德不可形容即其感人而見其神化之
速天下之理實大則聲宏本深則末茂感動之淺
深遲速未有不視其德之所至者聖人道全德備
高明博厚則其感於物者如此因其感於物以反
觀聖人之德豈不曉然而易見哉

堯曰第二十九三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

天祿永終

咨嗟嘆聲曆數者紀歲時節氣以授民時者也

謂天土人其代之是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言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舜亦以命禹

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
上古之聖人有磅礴浩渺過乎中道而不切於人倫無益於天下國家之治者故堯以允執其中命之於舜而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此舜之所以能承堯之言也

論曰古文尚書太禹謨篇亦載此言加以人心

道心危微精一等語然見此篇唯曰舜亦以命
禹則堯之命舜舜之命禹皆止此二十二字而
無危微精一等語可知矣按宋明諸儒或疑大
禹謨之非真古文以為漢儒偽作大抵依倣諸
經論孟中語併竊其字句而緣飾之而荀子亦
引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二句稱道經曰而不稱
虞書則知此語本非堯舜授受之語明矣蓋唐
虞之際其言論平易朴實專在於知入論政之
間而無後世心術精微論故知大禹謨篇實

於漢儒之手而堯舜告命之詞止於此二十
字耳矣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朱氏曰

有湯字是也履殷湯名殷尚白而用黑牡者未變夏禮故也皇皇大也向君也謂天帝也此言昭告天以代紂
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簡閱也
蔽蓋指伊尹也言天下之善惡已不敢私惟天所簡
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以上皆告天之詞無以萬方言勿降災禱於民也民之有罪實君之所為
罪已而無罪民也
此語今見古文尚書湯誥篇然墨子書引此以為湯誓則古文尚書之可疑益可見矣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何氏曰周周家賚賜也言周家受天大賜而富於善人有

亂臣十人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氏曰親而不忠賢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

箕子微子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武王罪謹權量審

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權稱錘也量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古

者世官子孫相守官廢則事曠故脩之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

民歸心焉朱氏曰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

者皆人心所重民食喪祭孔氏曰言帝王所重者此

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以上言

武王之事按武王語今多見武成誓等篇然古文尚書頗多乖謬且先儒亦多致疑故今不引以為證

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

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

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

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堯舜

湯武之道不過敬天重民二者而敬天其本也曰

天之曆數在爾躬曰簡在帝心曰周有大賚皆莫

非所以敬天也凡賞善罰惡責已恕人所以推此

心也夫子所以祖述憲章者不外於此

實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公字不見於論語處

前篇篇

作惠字

此章舊本通前章合爲一章然於武王之事無見而與前篇子張問仁章略同而逸其半彼有恭則不侮去句而公則說作惠則足以使人疑因下章有子張之問而誤再出歟
天論曰宋儒每以公字爲學問之緊要曰天理之公曰公而以入體之是也然公字屢見老莊之書而於吾聖人之書無之何者是是而非非少無所偏私謂之公然不擇親疎繫而行之則必有害於義夫父爲子隱子爲父隱越人關弓而

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其兄關弓而射之則泣泣而道之不可謂公然人情之至道之所存也故聖人仁以盡其愛義以立其辨猶天道之有陰陽地道之有剛柔不可偏廢也故仁而無義則墨子之仁不可行也義而無仁則楊子之義不可從也苟居仁由義則不待言公而自無所偏私矣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
孔子曰子張曰何謂五美子

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此二者治民之要欲而不貪

而不驕威而不猛此三者修身之要子張曰何謂惠

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

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

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

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

猛乎惠易費勞易怨欲易貪泰易驕威易猛而今皆不然故以為美也子張曰何謂

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虐謂殘酷不仁不戒視成謂之

暴不豫告戒而督其成慢令致期謂之賊朱氏曰致期刻期也

賊害也猶賊夫火之子之賊也言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是害之也猶之與人出

納之吝謂之有司朱氏曰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為政之體

為政以仁為本以不仁為戒此章雖論說甚長然

其要不過此二端不可不察焉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天有必然之理人有自取之道故知命則樂而不憂畏而不怠是所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禮者身之幹也故知禮則有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言者心之符也故知言則有以知人也

韓氏廣曰知命則在我者有定見知禮則在我者

言言一語
卷之一
有定守知言則在人者無遁情知斯三者則內足
成己之德外足盡人之情故君子之事備矣○尹
氏曰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而讀之
老而不知一言為可用不幾乎侮聖言者乎夫子
之罪人也可不念哉

論語古義卷之十畢

京師書坊

文會堂
奎文館 發行

京師書坊

文會堂
奎文館 發行

石印織ヨリ借

小
切

